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廣川畫跋校注

〔宋〕董道 著 張自然 校注

河南大學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廣川畫跋校注

〔宋〕董道 著 張自然 校注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廣川畫跋校注/(宋)董道著;張自然校注.——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649-0910-9

I. ①廣… II. ①董… ②張… III. ①中國畫—
題跋 IV. ①J2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76836 號

責任編輯 何 新

封面題簽 趙振乾

責任校對 王克麗

封面設計 陳盛傑

出版發行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中華大廈 2401 號

郵編:450046

電話:0371-86059701(營銷部)

網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

印 刷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張 15.625

字 數 409 千字

印 數 1—1000 冊

定 價 38.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係調換)

序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朝代之一，陳寅恪先生曾言之：『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文化的造極是多方面的，繪畫創作及相關理論亦為其中異常重要之一部分。創作於北宋末期、成書於南宋初年的廣川畫跋是一部重要的畫學著作。該書採用題跋這種靈活的形式進行評鑒，一畫一跋，考評結合，其作者董道學問廣博，在考評時多徵引或化用先賢前哲之語，故不僅針對性強，而且富於理論特色，其中不乏閃光之處。然靖康之變這一特殊的歷史事件給董道的人生添加了一段不甚光彩的特殊經歷，給此書成書之後的傳播帶來了影響，使得此書在印刷業已經很發達的宋明時期僅以抄本形式流傳。這種傳播方式造成文字訛誤較為嚴重，以致一些文句幾不可讀，明清諸刊本雖也經校勘，仍有諸多文詞不通之處，故今之學人鮮有關注，即有研討，或掛一漏萬，或淺嘗輒止，偶有提及，亦多拾人牙慧或學舌之言。究其原因，可一言以蔽之——『文詞晦澀』（俞劍華語）。

自然歷三載而成廣川畫跋校注一書，請余序之。觀其作品，思其往昔，頗有感焉。

二〇〇〇年，自然以而立之年，於中學教書極其繁忙中，考取我的碩士研究生，攻讀漢魏六朝文學專業。他的勤奮與認真，彌補了入學時基礎的薄弱，三年期間，係統地掌握了專業基礎與理論知識，尤其具備了紮實的文學文獻功底和較强的研究能力，高質量地完成了學位論文。碩士畢業，經歷了兩年出版工作後，又考取了我的文獻學博士研究生。讀博期間，進一步掌握了係統的文獻學知識，提高了文獻整理與研究能力。博士畢業，自然到了河南大學藝術學院工作，主要從事美術專業的史論教學與研究。研究領域的轉移，對自然來說又是一道坎，但他繼續發揚刻苦鑽研之精神，不僅能很快進入角色，而且選中廣川畫跋這一頗具整理難度的著作進行整理，並獲得高校古委會資助，歷三載而終成此書。

今閱自然之書稿，覺得在校勘和注解兩方面均頗有所獲。在校勘方面，能校衆本後擇善而從，尤其能利用他校、理校之法，糾正了不少傳抄所致之誤，使個別幾不可讀之文恢復其本來面目。在注解方面，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或簡或繁，短則三言兩字，長則幾欲千言，無不以有助於讀者爲旨歸。尤其大量詳細地注跋語引史用典徵文的原始出處，不僅有助於讀者讀懂跋文的字面意思，更使讀者認識到董道題跋時考證之有據、鑒評之精當與其學識之廣博。還須一提的是，自然還能夠在校注中發現董道跋語中的史料及觀點中的錯誤，並一一指明，不虛美，不掩惡。

明孫胤伽跋董氏書云董道爲「書畫中董狐」，今我觀自然之作，若云自然是廣川之功臣，語不爲過。願自然此作的出版能爲中國古代尤其是宋代畫論的研究有所幫助。

壬辰夏日王立羣於河南大學

前言

一

廣川畫跋六卷，宋人董道撰。

董道，字彥遠，宋代著名學者、藏書家、鑒賞家。東平（今山東東平，一說益都（今山東青州）人，其稱廣川者，乃從其郡望。董道的生平史傳沒有明確的記載，朱熹晦菴集答董叔重提及黃端明曾撰其行狀，然亦不傳。據其書跋畫跋二書、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丁特起靖康孤臣泣血錄、無名氏靖康要錄、王明清揮塵前錄、王應麟困學紀聞、曾敏行獨醒雜志、李正民大隱集等文獻，知其在徽宗朝曾在秘閣從事過編校工作，擔任過正字、校書郎等職務，欽宗靖康間曾官禮部員外郎、國子監司業、權國子監祭

酒，高宗朝除宗正少卿、中書舍人，充徽猷閣待制，還做過江東提刑、信州知州等官。其中曾在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圍城中受張邦昌僞楚之命以國子監祭酒身份撫慰太學諸生一節，多受後人詬病，故朱子云「他事不能盡知」（答董叔重），四庫提要則直謂「其人蓋不足道者」。

然董道家藏書甚富，披覽群籍，曾遊歷陝西、山西、四川等地，又長期任職秘閣，故學識豐富，見聞廣博。揮麈前錄卷三記載：「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嘆服之。」王應麟困學紀聞還節錄其除正字謝啓，謂「敘字學，涉獵該洽」。李正民稱其「材猷博敏，學問淹該」（董道知信州制），「博學而多識，殫見而洽聞，誦甘泉之遺儀如指諸掌，記南宮之故事不忘於心」，「早擢秀於士林，遂飛英於儒館」（董道徽猷閣待制與郡制），「早負時名，亟躋儒館，嗜學至老而不厭，所聞既博而愈精，未嘗枉道以徇人」（董道贈官制）。董道尤精鑒賞，其子弁在廣川書跋序中說：「弁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歛識在祕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撫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別真贋，訂證源流。」閱其書跋、畫跋二書，於經史子集及釋道諸書無不徵引，知董弁此言不虛。

董道著述很多，除流傳下來的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外，文獻著錄還有：錢譜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謂「道之祖嘗得古錢百，令道考次其文譜之，以前世帝王世次爲序」。廣川易學二十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廣川詩話四十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謂「其說兼取三家，不傳毛鄭，謂魯詩但見取於諸書，其言莫究，齊詩尚存可據，韓詩雖亡缺猶可參考」，「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朱熹晦菴集答董叔重云，董氏「自謂其論關雎之義暗與程先生合」，集傳中論京師之屬頗祖其說。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以其家藏書考其本末而爲之論說，及於諸子而止」，「其本意專爲經設」。韓文考三卷，見宋方崧卿韓集舉正叙錄，其韓集舉正中多有徵引。以上諸書均已散佚。直齋書錄解題還著錄有廣川家學三十卷，云「中書舍人董弁令升撰，述其父道之學」，董叔重云「所論亦稍正」。

今所傳書跋、畫跋二書，係其子弁於紹興丁丑（一一五七年）哀輯整理而成。弁在廣川書跋序中說：「爰自南渡，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存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爲哀集在者，得書跋釐爲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

二

廣川畫跋是一部繪畫品評著作。董道以前，品評繪畫的著作已經不少，如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陳姚最的續畫品、唐裴孝源的貞觀公私畫史、唐釋彥棕的後畫錄、唐李嗣真的續畫品錄、唐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宋劉道醇的五代名畫補遺及聖朝名畫評、宋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等。以上著作多以人分品，以品評畫家的風格爲主。以題跋形式論畫，唐代已有之。這種評畫方式往往就具體作品發論，針對性強，而且形式和內容都比較自由靈活，或詩或文，不拘一格，或考內容，或評技法，或敘源流，或定優劣，故至宋代而漸盛，如蘇軾、米芾、黃庭堅等人集中均有不少繪畫題跋。然以繪畫題跋而成一書者，董道的廣川畫跋實爲濫觴。

廣川畫跋雖不是理論著作，卻有很强的理論色彩。

董道對繪畫的本質功能有着明確的認識。首先，他充分認識到繪畫的認識功能，認爲繪畫是對社會生活的真實記錄，可以通過繪畫作品認識或瞭解一定的歷史及其他知識。他在書優鉢羅花圖中說：「夫圖狀寫照，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之。」他對許多畫作內容所做的考證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他說秘閣所藏王會圖「其傳制度猶可概見」；考醉僧圖之內容，認爲「聚飲而歌舞，亦當時常有」；據送窮圖的內容，知送窮之

事「在唐爲盛禮，至以圖象見之」；論周昉按箏圖所畫人物「肌勝於骨」，謂「此固唐世所尚」，「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以妾換馬「有其實」（書以妾換馬圖）；舞馬圖「特以記其所見」等等。他非常重視繪畫的勸誡教化功能。如書武皇望仙圖說：「會昌之禍，殆此圖發之，昔之傳此者，則爲後王龜鑒。」書九主圖後說：「人主於此可以取法矣。」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爲陳彥鄆跋說：「其爲後世戒者遠矣。」素法師行化圖說：「素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其像以驚發流俗。」留瓜圖說：「此古留瓜圖也，唐人嘗圖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書舉子圖後說：「是儒道衰矣。此圖之設，得無患此耶？」對繪畫的審美功能，尤其是在激發觀畫者的感情方面，他也有深刻的體會。蘭亭圖云：「余雖未至山陰，覽此亦足少自慰耳。」擣衣圖云：「晚得此釋然，吾心喜之。」書李成畫營丘圖云：「觀正夫所示圖，真得鄉路矣。」書王學士李成畫云：「子盡而求之，徐察而深識之，要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外，猶足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書李成畫後云：「觀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以爲神矣。」書郭恕先畫後云：「風乾木老，沙明水靜，煙開霧合，蓋是江皋舊遊，使人有憂愁窮悴之歎也。」

正是由於對繪畫功能的全面認識，所以董道在論畫時極重意趣，注重畫作的深刻含義和情趣。如評李西所藏兵車圖，謂昔之畫者「知能深觀其隱」；跋穆宗打毬圖，謂觀此圖知「近習之敝甚哉」；跋邢和璞房次律圖，謂「深觀其隱而能得其趣」；跋醉道士

圖，謂「放浪沈湎，遁於真逸，似是竹林逸人」，「此非真到醉鄉，得酒中三昧，亦不應如此」；跋犬戲圖，謂畫者「廣其意而爲之，因以著時之禍，以見當時畫者之不能忍耻夷虜，彼仕於此者，猶求寵榮一時，可以重歎」；跋織女圖，謂「得簡要趣」；跋竹林七賢圖，謂「阮籍之歎與其哭於途，何意趣不同」，「覽者得之」；跋韋偃放驢圖，謂「畫者之意深矣」；跋東丹王千角鹿，認爲「殆爲瑞應而出者」；跋邊鸞牡丹圖，謂「妙於得意」；跋李伯時縣雷山圖，謂「遂盡其山林勝勢，使人見圖如在其山中，不假他求」，「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許氏爭勝」；跋張子恭所藏水圖，謂「逮於詣絕」，「其於洶湧澎湃，蓋蛟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以求其妙矣」。

董道不是畫家，但對繪畫創作也有獨到的理解。

他認爲畫家要有一定的知識和修養，提倡有得而作。如書李成畫後中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巖棲而谷隱，層巒疊翠，欺敵罕律，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遂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他日忽見羣山橫於前者，纍纍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煙與一一而下上，漫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煙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其時，忽乎忘四肢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書燕仲穆山水後爲趙無作跋中言吳道子作畫「丘壑成於胸中，既寤則發之於畫」，「物無留跡，景隨見生」。

董道於繪畫要求其「真」。除了人物、故事畫要真實、有一定根據之外，即使對於一般

物相，如動植、山水等，也要求真，即要畫出事物的特征。所以董道指出，畫花要「能不異真」（書徐熙畫牡丹圖），牛要「真牛」（書百牛圖後），馬要「真馬」（書蔡君安展子虔馬、書曹將軍照夜白圖、書伯時馬圖等），山要「真山」（書燕龍圖寫蜀圖、書范寬山水圖），水要「真水」（書孫白畫水圖）董道所謂的「真」，包括「真形」和「真性」。在「真形」和「真性」的關係上，他認為「真形」是基礎，所以在書燕龍圖寫蜀圖中說畫水要妙於真形；在書李營丘山水圖中說：「不知山水草木、蟲魚鳥獸，都非其真者邪？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可謂得其真哉？」在古畫水圖中說：「不能盡水之形似，況所謂衝激蹴卷之勢哉？」書胡瓌番馬圖說胡瓌作番馬，「形似不差，其羣類而色別，與逐驚風而捕日脚，皆得盡其性」。書傳古畫龍後說傳古畫龍，「盡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但是，他更看重「真性」，如果不能得物之「性」、之「天」而僅得形似，亦非真得其「真」。所以他說：「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貴耶？」（書李元本華木圖）「若謂形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真相者也。」（閻立本渭橋圖）談及畫馬則說：「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畫，吾知天下無馬矣，」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真馬乎？……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通矣」（書曹將軍照夜白圖）；「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真馬耳」（書曹將軍畫馬上）；「馬之真者，將以有而爲之，其趣僞矣」（書蔡居安展子虔馬）。論畫牛則說：「一牛百形，形不重出……畫者爲此，殆勞於知矣。……果知有真牛者哉？」（書百牛圖後）

董道認為，畫要得「真性」，應要認真觀察，瞭解事物之「性」、之「天」，「積好在心，久則

化之」(書李成畫後)，「丘壑成於胸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所謂「以天合天」。如書孫白畫水圖中說：「當先觀其原，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不知此者乃侈池中爾……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者也。」書范寬山水圖中說：「世人不識真山，而求畫者疊石累土以自詫也，豈知心放於造化鑪錘者，遇物得之，此其爲真畫者也。」所以他反對刻意地追求形似和隨物後而求畫。如書李元本華木圖中說，要「發於生意，得之自然」，「微覺用意求似者，既遁天機」。書李成畫後中說：「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嚮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真畫者耶？」書百牛圖中也說，要「求其所謂天者」，不能「隨畜牧而求其後」，否則，雖「形不重出」，然不得牛之「性」，亦不能「知有真牛」。他還認爲，畫要得「真性」，必須在對象本身上下功夫，而不能假借他物或外部環境。如他論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爲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而孫白「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湍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故所畫爲真水。(書孫白畫水圖)論畫馬則認爲，如果「動靜主其百體」，「已不能得馬矣」；「凡立於前而論其百體具者，果駑駘者也」。(書蔡居安展子虔馬)

董道認爲，繪畫創作的最高境界是進技於道。因此，他對李成、李公麟的畫評價很高。書李成畫後說：「一藝已往，其至有合於道也，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書李伯時縣雷山圖說：「嘗以筆墨爲游戲，不立寸度，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蚩得失，至其

成功，則無毫髮遺恨。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耶！」而「曹霸於馬，誠進乎技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此不能進於道者」。（書伯時馬圖）

董道還提到了「天機」、「致一」、「忘物」、「凝神」等在繪畫創作過程中的作用。

董道鑒賞繪畫也有自己的特點。董道跋畫，最重考據，這與他對繪畫的功能的認識有重要關係。「若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冀助教化。其本禮法可爲世範者，必加顯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董弁廣川書跋序）董道之前的品畫之作，大都以評論爲主。與董道同時的黃伯思，精鑒賞，重考據，但其品畫之文並不多，僅散見於東觀餘論中。以考據爲特色的品畫之作，廣川畫跋實爲第一部。

廣川畫跋的考據內容廣泛，主要有：一、明旨釋疑。明旨，就是準確理解圖畫的內容和意義，即前所言的意趣；釋疑，就是消除他人的疑問。如犬戲圖、七夕圖、東丹王千角鹿、以妾換馬圖、牧羊圖、留瓜圖等，董道通過考據，使時人的諸多疑問得以消除，對準確理解把握圖畫的內容和含義有很大的幫助。二、辨誤指瑕。有辨畫作之誤、指畫作之瑕者，如擊壤圖、書駁馬圖上、書冤對圖等；有辨他說之誤、指論者之瑕者，如書武皇望仙圖、書陸羽點茶圖後、書滕王蛺蝶圖、織女圖等；有辨畫之真僞者，如北天王像後題辨等。三、品評優劣。如書別本草堂圖、書李子西兵車圖、書官本乞巧圖、王波利獻馬圖等。四、以圖畫考其他。如送窮圖、書沒骨花圖等。

在考據方法上，董道不拘一格，或據詩文，或據典制，或據名物服飾，或據物理事理等，並能綜合運用。對於一些證據不足或無從考證者，董道大都存疑而不妄下斷語，如書李端慤收唐乞巧圖云：「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周昉所爲，余不能考也。」又如書王仲千收南唐猩猩圖云：「余未親見而察之，姑存其說。」董道考據，除重視史料之外，尤其重理。御府吳淮龍祕閣評定因書云：「觀物者必先窮理，理有在者，可以盡察，不必求於形似之間也。」書攝摩騰取經圖云：「世法有盛衰，可以事見也。正法有興滅，則不可以事見。求於理者，可以得之。……蓋常人以耳目不及，便不敢據以信，不知理有在者，可以考也。」書邢和璞悟房次律圖云：「世人信羊叔子探環而未信永禪師事，豈以非出於史官而便爲稗說，遽有分耶？此又不求於理者之論也。」再書猩猩圖云：「今人信理不及古人，而執人之說則如其親見，此豈可與論理哉？」有考有論，考論結合，故其所辨，大都準確可信，可謂辨博精雅，書畫中董狐。

三

廣川畫跋成書之後，流傳似不甚廣。今考索文獻，最早著錄此書的是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但云爲五卷，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從之。然董弅於廣川書跋序中明言此書爲六卷，今所傳之本亦爲六卷，陳、馬二氏抑或未見原書。而宋史藝文志也不見此書，宋元人文

集、筆記等中亦鮮有言及。其在宋、元期間，僅以抄本形式在少數人中間流傳。今所知此書最早的本子是元至正乙巳（一三六五年）華亭孫道明抄本，云從宋末書生抄出，四庫全書本、黃廷鑒校抄本即此一係，然庫本與黃校之底本仍有不少異文。明嘉靖年間楊慎、韓宸刊本與此係不同，云從館閣錄出，詹景鳳畫苑補益與此爲一係統，然二者亦有異文。清陸心源十萬卷樓叢書刻有此書，後有楊五川、孫道明、孫胤伽三人跋語，據其碩宋樓藏書志，當是以鮑以文舊藏沈晴川手抄本和明嘉靖刊本（即楊、韓刻本）、王氏書畫苑本（即畫苑補益本）諸本合校後之定本，叢書集成初編據此本排印。晚清劉晚榮得一手抄本，不知何人所藏，卷尾跋語比陸本多出孫胤伽和孫岷自各一跋，文字亦與陸本有別，劉氏用十萬卷樓叢書本和畫苑補益本校勘，先後刻入述古叢鈔、藏修堂叢書，後並附校勘記。劉氏此版後轉賣給黃任恒，刻入翠琅玕館叢書，芋園叢書、藝術叢書等亦用此版。一九一五年，吳興張鈞衡又得丁丙舊藏校本，刻入適園叢書。據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該本是據鈕氏世學樓藏明刊本（即楊、韓刊本）和曹僊圃藏明抄本校訂。另外，該書在清代還有多種抄本，如畫話本、梅岡集古本、繪事碎編本等。于安瀾先生編畫品叢書，以翠琅玕館叢書本爲底本，以畫苑補益本、十萬卷樓叢書本參校。陳引馳先生則以四庫全書本爲底本，以十萬卷樓叢書本參校整理。以上二種是目前較爲通行之本。

因此書明代以前以抄本流傳，訛誤已經不少，刻本出現後，各家又以不同抄本校勘，所以各本異文甚多。此次整理，先經各本比勘，選定雖然晚出但錯誤相對較少之適園叢